

金哥·銀哥譚



王文法

在余幼兒時，祖父常抱我去茶館，看他們下棋、擺龍門陣，天南地北地講故事。其中有一則故事，深埋在心中八十多年，始終不能忘懷。四年前春節團拜，幸與楊鄉長同席，問其家鄉住處，兄答離鄉程約三里的楊庄，「約三里楊庄」，這五個字像一粒石子，扔進了我胸中平靜的湖水，激起了浪花，乃脫口問楊兄可聽說過「金哥」、「銀哥」的故事嗎？楊兄答聽過。我歡喜的說請楊兄就「金哥銀哥」的故事寫一篇給《棗陽文獻》好嗎？楊兄客氣要我主筆。

前年同楊兄等返鄉探親，回程時承蒙台辦羅部長親自開車送我跟楊兄到武漢天河機場，羅部長德昌這種盛情跟熱忱，內心非常感謝萬分，在機場又談到金哥的事，楊兄說我在他住的楊庄對面那個村莊，所以也聽說一些。

以上講了一堆廢話，到底金哥跟銀哥是怎麼一回事呢？請聽我憑記憶，敘述於下：

我們棗陽城北門內，靠西邊有座牌坊，牌坊後面有一個巷道，可以通往建亭。巷道中有三間瓦屋，房子名叫「抱子庵」。內住一位老人，其飲食都由當地的叫花子供養。何以如此，應從其家事說起：其父原在京城為官上大人，為人清正，唯年過百半，欺下尤虛。奉父母之命，辭官返鄉，另納一妾。老太爺親至武當山許願，若能生下一男半女，定當每月初一、十五唱戲三天。並同時放帳三天以謝神。「皇天不負苦心人」，一年後其妾生了個雙胞胎，且都是放牛娃子，全家歡喜得不得了。但此二子出生後，每天哭鬧不止，且哭聲特別高大洪量，異於一般常人，每到夜裡哭聲非但「豆芽崗」聽到，就連北關、西關亦可聽聞。

有一天奶媽餵兩子奶時，不慎將碗跌落地上，發出青脆之聲，二子聽到不但不驚，反而破啼而笑。因其舍為紅磚地面，碗又是宮窑的磁器，瓷器跌落紅磚上，發出特別的青脆聲。此後，每逢二子哭鬧，奶媽即敲打磁碗，另每初一、十五唱戲時，只要鑼鼓一響，兄弟二人即手舞足蹈快樂萬分。老太爺想到每初一十五去請戲班，不如養一個戲班好了，於是自家養了個戲班。兄弟二人長大，又不喜讀書，便整天混在戲班裡敲敲打打。其父知二子並非良材，乃請相命師為二子算命。命師說：長子金哥命有九五之尊，次子銀哥亦為一方霸主。

二位公子在十二歲時，其父為測二子才能，每人給白銀一錠，命其去城內花用，可不必回家吃飯。兄弟倆進城各換了三串錢。之後，相商要做甚麼用呢？山珍海味都吃過，要吃點新鮮的。金哥想吃百鳥肝，每一只鳥肝都給五十文錢，稀有鳥肝加倍給一百文，買了一天也沒買夠百支鳥肝，因此也沒吃飯。而銀哥想吃牛筋，因此買了沙鍋和牛筋，在此城門樓上，用燈草當柴燒，燈草只用來點油燈用，不能當柴燒，結果把城內燈草買光了，生筋也沒燉爛，兩兄弟都空著肚子回家。其父問兩人錢用了沒？兩人都答用光了！又問：你倆吃了甚麼？答甚麼都沒吃。甚麼都沒吃？錢怎麼用光呢？兄弟倆分別向父親說明原因，父親至此之二子已無救藥，只有搖頭嘆息。

其父臨終時，對二子說：你倆將來生活困難，可先賣地後賣田，賣堰不賣塘，要賣房時不賣樑。二人從小嬌疼慣養，不知理財，父母歸天後，兩人整天在城裡吃喝嫖賭、吸鴉片煙，把家產賣光，流落街頭。戲班主因感念其父母的恩德，乃將金哥收留，每當有皇帝的戲，就叫金哥扮演，緣了「九五之年」的命。而銀哥則成了其父當年救濟過那些丐幫的幫主，亦緣了「一方霸主」之說。

編輯小語：王文法鄉親能文善書，沒想到還是說故事高手，我們希望他年年為《棗陽文獻》說棗陽故事。